

凋谢之美

写出我在这个时代的百感交集

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

春花，秋月，夏日，冬雪。你若盛开，清风自来。

林白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桐樹之美

桐樹之美



凋謝之美

林白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凋谢之美 / 林白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511-5

I. ①凋… II. ①林…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3694 号

书 名 凋谢之美

著 者 林 白

责任编辑 黄孝阳 汪 旭

特约编辑 邹晓燕

文字编辑 聂 斌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1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511-5

定 价 36.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CONTENTS

周 谢 之 美

目 录

第一辑

一个人在世界上

一个人上峨眉山 / 003

去青海 / 007

苏州的艳遇 / 050

若尔盖手记 / 052

云在天边——云南七题 / 055

手记三则 / 063

玛多 / 066

红土之舞 / 068

山那边 / 070

一个步行者的城市观 / 076

亲爱的菜市 / 079

海南三章 / 086

从高黎贡到腾冲 / 094

我与武汉 / 099

武汉日记 / 103

新屋手记：神灵犹存的村庄 / 115

第二辑

我看·我读·我想

不读耶利内克的理由 / 127

三本书和三个女人 / 130

玛丽亚·卡拉斯的故事 / 134

在幻想中爆破 / 141

色与剑 / 144

德尔沃的月光 / 146

我看达利 / 148

像鬼一样迷人 / 152

我与王小波 / 156

时装一闪而过 / 158

绣花鞋与狗浇尿 / 161

另一种唯美 / 164

在黑暗中走进戏剧 / 167

语言与声音 / 171

命名的过程 / 174

逝去的电影 / 177

上天保佑好孩子 / 180

我置身其中的生活场景 / 182

第三辑

这些人,那些事

看望植物 / 187

沙街 / 189

小时候的梦 / 222

回忆父亲 / 225

离开与抵达 / 230

失学的日子 / 232

第一次去南宁 / 236

语言中的方方 / 244

李洪波老师 / 251

追忆史铁生 / 254

时间的刻痕 / 258

回忆饥饿 / 260

第四辑

上天的礼物

内心的故乡 / 265

生命热情何在 / 269

文学站在你面前 / 278
我与散文 / 281
秘密之花 / 283
时光从我这里夺走的,你又还给了我 / 285
世界如此辽阔 / 288
上天的礼物 / 292
野生的万物 / 299
纸上的电影 / 302
写出我在这个时代的百感交集 / 304
死亡的遐想 / 307
睡眠 / 310
幻觉 / 312
怀想水稻 / 314
有一些孤独的人不谈孤独 / 318
世界与内心 / 320
空中的碎片 / 322

第 一 辑

一个人在世界上

一个人上峨眉山

我大学毕业的第一年，曾经单枪匹马一个人从广西南宁跑到四川峨眉山去。选中峨眉山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原因，我只是想试试一个人到很远的地方的那种浪漫与冒险。但我一旦选中了峨眉山，它就成了我一定要到达的一个目标。

我从南宁出发，坐火车到武汉，从武汉坐船过三峡到重庆，然后到江津，到成都，路上经历了不少曲折，到成都的时候天气已经转凉了，旅游列车都停开了，当地人都说现在去峨眉已经没什么意思了，但我执拗地想，我无论如何都要去，我甚至把是否能登上金顶看成是人生是否成功的隐秘象征。

第二天我又到成都火车站去，打听到有慢车同样可以到峨眉县，我便排队买了车票上了慢车。

开车大概个把小时后，我发现隔了过道的同一排座位上有一个年轻的男孩翻出了一本书在看。他在三人座位最靠走道的一侧，他的右边是另外两个人，阳光照进他的右边，他正好是一道阴影。我突然看到他看的书是诗，这使我有一种亲人久别重逢的感觉，我问他，读的是谁的诗？ he说是莱蒙托夫。

这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就像《国际歌》的旋律一样，一经说出，立

即连空气都充满了同志般的微笑。

读诗的男孩给了我高度的信任和自由，我告诉他我是如何一个人来到这里，又将一个人到哪里去。

读诗的男孩毫不辜负我的信任，他马上叫起来，哎呀！他说，我们早点认识就好了，我刚刚休完假，假期已经用光了，不然我一定陪你上峨眉山。

他说他是峨眉县境内一家国家兵工厂的工人，工资和假期都很多，只有工厂保密，叫什么七二四或六五九，他郑重地写在我的本子上，我没能记住这组数字，他说他姓李，好像是叫李华荣，一问年龄，他才二十岁，现在回想起来，他面容俊秀，红唇皓齿，像花朵一样，浓密的黑发，让人想起“蓬勃”与“茁壮”这样的词。

这是我漫漫长途的一道阳光，明媚、坦荡，像火车的节奏一样，把遥远而美好的东西送到你的脚下。

二十岁的男孩因为假期已满不能送我上山，但他决定把我送到山脚。

到了峨眉县，男孩帮我找地方安顿下来。晚饭后他从家里带来了他姐姐的一件毛衣和一件毛背心，即使是山下，也已经秋意很深了，我只穿了一件单衣和一件风衣，身上也没有买衣服的钱，如果不是他拿来了衣服，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还找来了几个跟他同样大的男孩跟我谈诗，第二天一早他又很负责地来叫醒我，陪我坐了一个多小时的汽车到山脚，下了车，他四处看看，觉得不放心，又陪我走了几里地，直到他看到了两男两女的一伙游人，问清楚他们是两对新婚旅行的夫妇，他将我托给了人家关照，懂事的男孩才放

心下山。好男孩今又在何方？

愿上帝格外宠爱他，给他一个最好的女孩，让他过上最好的日子。

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下山后我按照约定将他姐姐的衣服寄到他的秘密工厂，在县城住了一夜，第二天就离开了。我一直等他到南宁来，一直没有等到。

我跟着两对蜜月夫妇上山，我发现他们步履轻盈、行动敏捷，一问才知道他们是地质队的，这使人大惊失色，我想我最好还是重新搭伙，但我前瞻后顾，总是没有看到合适的团伙。

当时我发着烧，天上飘着小雨，我没有带任何雨具，我淋着雨一步一步往山上走，雨飘进眼睛，四周水濛濛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我只知道我一定要上金顶，无论如何要上，这成了我唯一的信念，而一切审美的心情，观光看风景的心情统统消隐了。我看到自己的衣服已全部淋湿，身上发烧的热量把湿衣服蒸腾出一层白色的水汽，我全身裹在这层水汽中一步一步往山上走。我一步都不敢停，我知道，只要一停下来，就再也没有力气，也没有勇气走下去了。从我身边经过的大多数人都拄着拐棍，所有的女性都是男伴帮她们背着包，拖着她们上去的。只有我是一个人，背着自己的东西，全身湿漉漉地往上走。

我觉得自己英勇极了。

我跟在那两对地质队员后面，走了一整天，以最快的速度在当天的傍晚到达了金顶。他们都是好心人，拉远了就等我一下，在洗象池他们还替我照相，那照片在几个月之后寄到了我手里，还放

大了。

我们在夜色浓重的金顶发着抖摸到了气象站的房子，那里有棉大衣、炉火和热水。管房子的人问：你们有没有夫妻，可以住在一起的？两个新娘纷纷说：不消了，不消了，她一个人会害怕，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好了。

一个接着一个地烫脚，又摸着黑手拉手去上厕所，然后上床。被子像铁一样又冷又硬，把租来的棉大衣压在上面还冷得发抖，像在南极一样。

第二天没有太阳，阴沉沉雾濛濛的，我站在悬崖边的铁链旁留了一个影，是山上的摄影服务社照的，这是我在金顶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画面上弥漫着浓浓的雾，我穿着一身深色的衣服，外面是长长的风衣，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另一只手紧紧抓着黑色的铁链。

这是一张难得的照片，我把它放大，加印了好几张，它是我生命中到达的一个顶峰。

去青海



青海有一个肖黛，人称妖女，但昌耀说她是古典主义者。两种相反的说法使我有一种隐约的兴奋。

我通过江湖上的朋友找到了她的电话。

说了两点，一是我不能带身份证，请她帮我解决住宿，二是想骑一种叫青骢的狼去走黄河。

青骢狼，就是青骢马与狼交配产下的杂种。

而青骢马是一种神马，产于青海湖一带，每年要将母马送到青海湖湖心的一个小岛上，让青海湖里的龙跟母马交配才能产下青骢马。青骢马的背上有青灰色的斑点，夜深人静的时候斑点就会发光。按照杂交优势的学说，我估计青骢狼一定会继承这个优点。

想到将在黑暗无边的青藏高原上就着狼身上的光斑写日记，我就心驰神往。

就这样我坐上了开往西宁的列车。

二

坐 115 次列车，五号车厢七号下铺。

车厢里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带一男一女两个儿童，两个孩子在中铺互相踢脚。对面是一名五十多岁妇女带一个成年儿子，他们生活讲究，起居规律，自始至终很安静。隔两个车厢是十几个韩国女孩，她们叽里呱啦讲英语，准备半夜在洛阳下车。有一对恋人，喜欢探讨历史，看样子像研究生。此外有几个拎着朱时茂公司纸口袋的人，他们在广播上点歌，点了一个又一个。

窗外是大片玉米地，半人多高，连绵不绝。去山东东营时麦子正在青黄之间，在河南时到处都在收割晒场，到了山陕，麦子已经全都割完了，有的地方刚刚种下玉米。保定-定州-石家庄-安阳-新乡，在新乡看到稻田、荷塘和白色的荷花，快到郑州时稻田越来越大片。忽然看到一条河，宽而浅，水极黄，大概就是黄河。

半夜到西安。第二天早上醒来，看见许多山，黄色的土山，有薄薄的植被，山上有浓雾。有一条不大不小的河，是不是黄河？或者是渭河？不断过隧道，是什么山？六盘山还是麦积山？

一个不看地图，从来不知道东南西北的人去考察黄河，确实有其滑稽之处。

然后就到了天水。一想，原来已经在甘肃了。天水也许就是指黄河水，黄河之水天上来。有人在山脚下练剑。终于又看到了田野，但没有庄稼，大多在翻地，或锄或犁。

在水天车站下去站了一会儿，很凉。

在甘谷也很凉。民居为红砖房，屋脊很斜。甘谷一带的土山基本没有植被，是光秃秃的黄土山，米黄色的，土豆皮那样的黄。

车到兰州，山特别近，好像就在鼻子跟前。可能是皋兰山，也许是白塔山，反正是二者居其一。

三

在车上又过了一夜，醒来时已到青海境内。一眼看到河水是红色的，山也变了颜色，山顶米白，中部以下是红的，山顶较尖，褶皱较深，远看植被全无，近看发现有一些灰色的草，但极稀疏，像八十岁老人的头发。

青海的山跟新疆的接近，甘肃的山则像陕北的。

临近西宁时，看到路旁的农民正在打麦子晒场，这里的麦收看来比南边晚许多。

路上经过了五省，在火车上过了三十六小时。

四

已经是下午六七点，天还很亮，到山上的一个果园去。夏天的周末，西宁机关的人喜欢在野外度过。他们在一片梨树林里摆了七八张桌子，桌上大盘小盘，摆了一溜吃的。已经吃了一天，都不吃了，分了两三堆人围着打牌。每个人脸上都是红的，一片祥和。

树上的梨子也有一点祥和的样子，只是有点小，比大人的拳头还小，它们就在头顶，伸手一够就够着了。现摘现吃，小点确实不要紧。